

脫離了城市的燈紅酒綠，來到綠草如茵的貴州。

晨光熹微，頂著黎明的太陽從深圳北站登上高鐵。人群有序地向前，大都  
睡眠朦朧，間而有低聲的談話。

我坐在窩進去的棉質凳上，鬆軟的棉花托起我疲憊的身軀，我望著窗外再  
再升起的太陽，耳朵充溢著美國愜意的民間小調，不禁感到格外安樂。

高鐵以高速到達廣州南站，繼而不斷前進，讓我感慨得是，上一秒還有高  
樓匯聚的城市，下一秒列車就在通往桂林的旅程上被群山環繞了，綠水青山，  
隔著窗外也感到蔓延過來的無限生機。由於這條鐵路不少建於山內，所以越往  
西部，穿過的隧道便越多——列車不斷在黑暗與光明內穿梭，這種若影若現，  
反而讓我有所期待了。

在貴陽北站下車，繼而坐巴士繼續前進。

長達七小時的車程，讓我晚餐吃得特別多。酸菜魚可說是從此鐫刻在我的  
胃上——魚還在被服務員端來的路上，準備被客人消滅，它的一陣又香又酸辣  
的味已經悠遠提前而至了。白皙嫩滑的魚肉上，被幾塊薄薄的酸菜蓋著，上面

撒著香菜、香蔥，還有許多火紅的辣椒圈。「色」已具備了，我就迫不及待舉起筷子品嚐一下這特色美食——入口嫩滑，魚肉的汁炸在每一顆牙齒上面，鑽進每一條牙縫內，又辣又酸，舌上又似有火燒似的，吞下後，又一陣讓人回味的餘香。

吃完後，沿著回酒店的路上，灑滿一地黃色的燈光。那些多為兩層一棟的樓房，上面都鑲滿廟一般的鉤兒，面上纏著金黃的霓虹燈，在黑夜中爍爍的，閃閃的。

那些店鋪都是賣水果及食肆居多，並沒有中環「辛棄疾」的香滿路(設有不少香水旗艦店)，取而代之是撞上滿懷的淡淡蔬果香。

路上有不少車輛穿梭，也有不少人哼著小調像我們一樣散步，走路聲，談話聲，間有的車輛鳴笛聲，然我感到了這城市中寂靜中的喧囂。

從食到山水，無一不讓我這蝸居東部的人嘖嘖讚歎。

談水，西遊記黃果樹瀑布也。

尋山而上，踏過三百六十五快「生日石」，所謂至自己的生日石，便跺腳三下，希望好運將至。

越來越近，涼意飛濺而來，「嘩啦啦」的流水聲越發大聲，到了到了，只見千絲萬縷白銀絲的水帘飛瀉下來，落至石面炸開，成千上萬的小水珠像機關槍的子彈一樣——掃射在每個駐立光臨的人身上；大家不但沒有怯於這現象，反而更加踴躍向前邁進，願意做這個雄偉瀑布的「人肉槍靶」。

當然，還是少不了大小七孔的潭水，藍藍湖水映著天，卻不同於林海音所謂的「海天一色」，它像是一個巨大的薄荷綠染缸，伴著翠綠的竹子，讓我從而聯想到——莫非陶淵明先生隱居的地方也如這一般靜謐而美麗？

談山，卻不是「桂林甲天下」的「山」而是充滿神秘色彩的山寨。

進了大門，一式一樣的苗族古風木屋整齊排列著，直衝上遠邊的雲霄，多不勝數，層數及設計各有不同，但設色及風格卻是一樣的，完全無違和感。

這巨大的古寨容納了成千上萬的旅客，大家可以留宿於古寨，體驗一下「城中之城」的樂趣。

黃昏時分的古寨正如「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」，雖是粗茶淡飯又一餐，卻又感到這人群熙攘的古寨中喧囂的寂靜，像融入這種自然風光之中了，微分輕拂，把稻穗吹得唸唸作響.....

本以為這種擁有田園風光的古寨晚上便會回到其最真實的寧靜，處處只有蟲蛙聲，沒想到飽飯之後的遊覽，卻讓我見識到它更為狂狼好客的一面。

臨暮的苗寨中傳出陣陣敲鑼打鼓聲，伴隨著「鈴鈴」不斷清脆悅耳的銀飾互相撞擊的聲音，湊前一看，原來是苗家姑娘及小夥子大展他們的民族舞藝。雖然沒有城市舞蹈的那樣狂縱搖滾，卻有令一種另人舒暢，使人目不轉睛，寸步不移。

表演完的回眸間，發覺自己原來不知覺已置於深夜，在寨中高處向下俯瞰，萬家燈火讓我一同屏息於這種夜上星辰之中——我不禁想，誰又會在那燈火闌珊處呢？